

一个自称优秀生命的犯罪狂
一个预谋已久的惊天阴谋

何马 著



神探韩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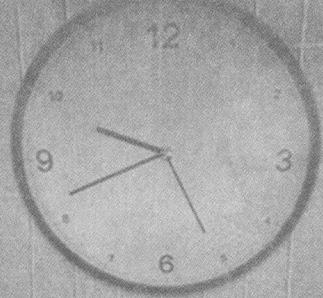
高智商犯罪

《藏地密码》作者何马最新书系
最具神秘气质的悬疑侦探大作

高智商犯罪的谜团
大脑濒临崩溃的巅峰快感

传说中的韩峰徘徊在地狱与天堂之间
可以颠覆一切 毁灭一切
让世界瞬间变成地狱!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神探韩峰

高智商犯罪

中国文联出版社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探韩峰.高智商犯罪/何马著.—北京:中国画报出版社,2009.4
ISBN 978-7-80220-497-3

I. 神… II. 何… III. 侦探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3965号

书 名: 神探韩峰·高智商犯罪

出版人: 田 辉

作 者: 何 马

责任编辑: 张光红

编辑助理: 李 媛

策划编辑: 赵志巍 吴红菊

出版发行: 中国画报出版社

(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车公庄西路33号 邮编:100048)

电 话: 010-88417359(总编室兼传真) 010-68469781(发行部)
010-88417417(发行部传真)

网 址: <http://www.zghbcbs.com>

电子信箱: cpph1985@126.com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监 印: 敖 晔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5mm×1045mm 1/16

印 张: 17

版 次: 2009年7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20-497-3

定 价: 26.00元

第一部：高智商犯罪

楔子

深夜一点，大街上空无一人，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忽明忽暗地闪着。吴志光眼皮直打架，却还得硬撑着，没办法，谁叫他拉了一卡车钢材呢？货很急，必须在早上七点前送到，可偏偏碰到个好哥们，没办法，说什么也要去喝一杯。

货车驶进城里，当时街上空荡荡的，吴志光就在半醉半醒间将油门一踩到底。突然，前面跳出一个黑影，横在路中间！吴志光虽然有几分酒意，却还能看清，那是一个人！他心中一惊，酒也醒了一半，左边有条小巷，他本能地拐了进去。

进了小巷，吴志光更是大惊，小巷里也有个人急急走来。刹车，紧急刹车！吴志光只感到车身微微一震，好像一个东西被撞得飞了出去。吴志光下车一看，一个人血肉模糊，躺在了地上。吴志光伸手一探，没气了！他慌了，手忙脚乱地把手机摸出来，一看，哎呀，喝醉酒，竟然错拿了兄弟的手机。管它呢，先报120吧，一按键，没电了！

吴志光气得直跺脚，今天是不是撞了鬼，怎么就这么倒霉啊？他突然想起，刚才转角处有个公用电话亭，便马上朝转角处跑去……

第一章 ● 韩峰

冷镜寒虽然才五十左右年纪，头发却有些花白。此刻，这位人称“白额金睛虎”的刑侦处处长正朝一条小巷走去。他身形很高大，走路也比常人快了许多。

小巷中间，有处干净门面，挂了发廊招牌，现在是午后，生意不怎么好，几个小姐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冷镜寒门也没敲就径直走了进去。刑侦处处长也来这种地方，听上去有点匪夷所思，可他进去了，而且里面的小姐似乎还和他很熟，看他来了，冷冷地招呼道：“冷处长，又来啦。”

冷镜寒问坐在西侧叼烟的中年女人：“他在么？”

这女人是老板娘，姓屈，单名一个燕字，她无奈地道：“在，还没起床呢。”

冷镜寒“哦”了一声，就准备向里屋走去。屈燕却提醒他：“冷处长，他可有好一段日子没付房租了。”

冷镜寒尴尬地笑笑，拿出三百元钱，递到老板娘手上，“先垫上，其余的以后付。”

老板娘收过钱，就不再说什么了。冷镜寒这才走进去。冷镜寒从厨房后面上了小楼梯，第二层全是木板架起来的，老式的木门木窗，看上去就像随时会塌的样子。冷镜寒来到左边第三间木屋，门没锁，木柱上钉了巴掌大小的一块木板，上面用蝇头小字写着：“韩氏侦探所”。这几个字上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不仔细看根本无法辨认。

冷镜寒推开破旧的木门，老木门发出“吱嘎”的声音，十分难听，屋里一股扑鼻的臭味。冷镜寒拨了拨头顶上的蜘蛛网，只见肮脏的被褥下粗现人形，床上满满的全是书，都被翻得像废品收购站里的扎捆旧报纸了。

冷镜寒实在不敢用手去揭被子，他用脚踢了踢被子里的人，“喂！起来！有案子！”

“唔——还要睡一下。”被子掀开一角，露出一个鸡窝似的头。

“兄弟，何必这么懒，你随便做点什么，早就是富翁了！”冷镜寒说着用脚把被子钩走。

被子下的人只穿了一条内裤，身体又长又瘦，可见肋骨，蓬头垢面，不用化妆也像个标准的乞丐。他伸伸懒腰，坐了起来，小心地抖了抖墙角的铺盖，几只蟑螂一哄而散。他拾起地上的一双拖鞋穿上，站了起来。冷镜寒身高一米八三，可这个瘦人，比冷镜寒只高不矮，两只手臂加起来还没有冷镜寒一只手臂粗，腰身还没冷镜寒的大腿粗。他面容邋遢，但两道剑眉下，却有一双明澈的眼睛。他摸着薄得像纸的腹部，对冷镜寒道：“饿了。”

冷镜寒点头道：“走走走，穿好衣服，我请你吃饭。”

瘦人眨巴眨巴眼睛，睡眼惺忪的样子，对冷镜寒道：“等等，哈——”说着又打了个哈欠，“啪嗒啪嗒”走下楼去了。

冷镜寒走了几步，木地板发出“吱呀”的声音，好像随时都有破个大洞的危险。冷镜寒推开木窗户，一股热浪袭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小巷内的情况。阳光透进来，冷镜寒环视着木屋：老木床，破的，一只床脚用几本厚书垫着；木茶几，破的，茶几上的大洞用一卷书塞着；三个木凳，没有一个可以坐人。冷镜寒心痛地想：“本是个天才，就因为太懒，才落得这般光景，这何苦呢！”

瘦人洗了把脸，露出少年青春的气息，怎么看也不会超过二十岁，那双漆黑的大眼睛更是闪烁着神秘莫测的光芒，只是洗过的脸是白的，身体其

他部位却透着泥灰色。他揩着鼻涕，走出来，问屈燕：“燕姐，我的衣服呢？”

屈燕道：“韩峰，有案子了？你终于有案子了？肯定是大案吧？祝开业顺利！”

“每次找我，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案。”韩峰边走边嘟囔。

屈燕向里屋走去，小走廊上有三间按摩房，她进了其中一间，暗想：“人家来找你就不错了。”韩峰自己没衣服，每次来发廊按摩的客人脱下衣服，他便拿去穿，次数多了，居然找到几件合身的，屈燕特地给他留着。

西餐厅，韩峰嘴里塞满了汉堡包，才问冷镜寒：“什么案子？”

“昨晚，有人开车撞死了一个人。”

“你脑袋长草啊，这是交警的事，与你们刑侦处有什么相干？”

冷镜寒知道韩峰的脾气，道：“你别急，别急，慢慢听我说。是这样的，那名司机撞人后，自己报了警，现在问题来自那个被撞死的人。那人叫梁兴盛，是一家私企老板，他的企业刚刚申请破产。”

韩峰冷笑道：“噢，这样说来，那名老板刚刚给自己买了巨额保险咯？”

“正是，梁兴盛的企业破产前，他给自己买了一千多元的意外伤害险。”

韩峰讥笑道：“一千多元？”

“嗯，别小看一千多元，发生意外身故时，最高赔付额可高达五十万。”

韩峰抖了抖衣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保险公司怀疑他故意制造意外骗保？”他向门口走去，走过了付款柜台。

冷镜寒在后面问道：“喂，你去不去看看？”说完抄起手，一副你不答应我就不替你付钱的样子。

韩峰摇头哼道：“小案。不去！”

冷镜寒跟了出来，柜台小姐连忙喊：“喂，先生，你们还没付钱呢。”冷镜寒不吱声。

小姐拦住韩峰，“先生，你还未付钱呢。”

“钱？”韩峰白眼一翻。

冷镜寒在一旁冷眼睨视，心道：“大家都看见东西是你韩峰点的，也是你韩峰吃的，看你小子怎么收场。”

韩峰出来之前，从老板娘那里拿了一件大风衣，往身上一裹，里面什么都没穿，露出两条长满毛的细腿，十足像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病人。此刻他被拦在快餐店门口，口袋里空空如也，他想了想，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吓得那位小姐尖叫起来，同时用手捂住了眼睛。冷镜寒也惊出一身冷汗。原来，韩峰突然把风衣张开了，那小姐尖叫之后，他又把风衣合上，看到服务员小姐满面窘色，他得意地仰天哈哈大笑，“我吃了你的汉堡包，你也看了我的身体。现在我们扯平了，谁也不亏欠谁。”

冷镜寒忙递给她一张五十元钞票，急急说了句：“不用找了。”拉着韩峰就跑。

韩峰跑了几步，停下来，道：“没别的事，我先回去睡觉了。哈——”又是一个哈欠。

“唉，看来只有辜负潘小姐所托了。”冷镜寒只得使出最后的杀手锏。

韩峰停了停，问：“潘小姐？”

冷镜寒这才慢吞吞地道：“不错，潘小姐就是负责这起保单的经理，也是我朋友的女儿，我一直把她当亲侄女。这次她怀疑梁兴盛骗保，就特意来找我，但是你知道，我不好直接出面，所以就想转托给你。本来他们保险公司有自己的调查员，潘小姐只是想，由我们出面，会调查得更细致些。”

韩峰嗫嚅道：“潘小姐——多大年纪了？”

冷镜寒忍住笑，道：“人家刚刚大学毕业，今年二十一，那么水灵的一位姑娘，居然还没找男朋友，可真是有些奇怪。”

韩峰的眼睛放出夺目的光彩，反复问：“漂亮吗？很漂亮吗？”

“绝对的美女。”

“那可以考虑考虑。”

“你的原则呢？”

“唉，这不是我的错。雄性荷尔蒙总是让我无法克制。这是生理问题，这是自然规律，任何人都不能抗拒的。这不是违反原则，这是顺应自然。”

他们先去了现场。韩峰要是得到案子，都是第一时间赶去现场。对于这个案子，虽然已不是第一时间了，但能早一分钟到现场，就有早一分钟的好处。这是韩峰的至理名言。

因为是城中交通要道，车辆早已恢复通行，只是地上有依稀残留的血迹。韩峰四处打量，看看周围的地形，取了些混有血迹的灰尘，又爬上街角的电线杆张望，最后来到街对面，一家服装店正在换门口玻璃橱窗上的玻璃。

韩峰问道：“怎么？被砸烂了？”

那胖老板回答：“是啊，那些小偷太可恶了，把我的橱窗砸烂了。这些玻璃可贵了。”

“衣服有没有丢？”韩峰问。

老板挠挠头道：“衣服倒是没有少，多半是惊动了别的人，把小偷吓跑了。”韩峰小心地把一块带有血迹的玻璃碎片包好，收了起来。

韩峰又问了几句，对冷镜寒说：“好了，我们去看那个卡车司机。”

吴志光还在二十四小时拘留中，整个人像泄了气的皮球。真是倒霉透了，半夜开车居然会撞到两个人，更糟糕的是，他酒精测试超标，这事故恐怕要将他下半生赔进去了。

冷镜寒给交通部门的人打了个招呼，带着韩峰进去了。

韩峰把笔录粗粗一看，扔在一旁，说：“我要重新问。”记录员陈思只好去安排。

韩峰问：“你说昨晚事故发生在凌晨一点至两点，到底是一点还是两点呢？”

吴志光颓然，“我怎么知道，我离开酒店是十一点，出事时已开了很长时间的車了。”

陈思补充说：“120 是一点四十九分到车祸现场的。”

韩峰眼一横，“我又没问你！”陈思脸色一青。吴志光倒是對韩峰有了好感，昨天晚上到现在，自己都被这个记录员折磨着，早就想找个机会骂骂这小子了。

韩峰又问：“你说看到一个人突然跳出来，你来不及刹车，才拐弯进小巷的？”

吴志光点头。韩峰接着问：“那么你拐进小巷撞了人之后，那个突然跳出来的人肯定是第一目击证人，他到哪里去了呢？”

“对啊，当时我没注意，现在想想，那人突然出现，后来就不见了。”吴志光好不疑惑。

韩峰拿起笔录报告，看了看，问：“你車上的钢材，是从哪里运来的？”

“从 T 市成安钢厂运来的。我赶着送到恒安矿业公司去呢。”

韩峰掐指算道：“T 市过来的？那你不是已经开了近十个小时的車了？就你一个人？恒安矿业公司？是个矿场吧？送到那里去做什么？”

冷镜寒解释说：“恒安矿业公司有个特种钢加工厂，生产提炼高档钢材的。”

吴志光道：“因为赶得快，所以在天黑前碰到我那朋友，才有时间去喝一杯嘛。”

韩峰转动眼珠，“陪你喝酒的那个朋友，你们有多久没见面了？”

“很久了，我都没想到，居然会突然遇到他。”

“他也是開車的？”

“是啊，我们很早就认识了。”

“你们喝了多少酒？”

“不知道，少说也有一打啤酒，而且每人还喝了半斤二锅头。”

韩峰“哦”了一声，听他接着往下说。谈了足足一小时，冷、韩二人才动身去找潘小姐。

三人在咖啡厅见了面，冷镜寒介绍道：“潘可欣，潘小姐。这位是名侦探韩峰。”

潘小姐双眉如柳，一双大眼睛，那张脸只能用“天使”来形容，这样纯洁的脸，简直就是上帝完美的杰作。潘小姐身材也很不错，就是稍微矮了点，估计不到一米六，韩峰和她比起来显得太高了。她的头发短短的，韩峰不太喜欢短头发的女子。韩峰盯住她的胸部，好家伙，至少D罩杯。潘可欣腼腆地低了低头。潘可欣已是第五次低头了，稍有德行的人都会自觉收起目光。可韩峰不，他的眼睛像狼，盯住猎物就绝不放过；更像剪刀，潘小姐的衣服在他眼中早已被咔嚓几下剪掉了。“咳咳。”冷镜寒实在看不下去了，咳嗽两声让韩峰注意。

冷镜寒作为潘可欣的长辈，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他寒暄了几句，就准备撤退。“嗯，你们都认识了，我还有点别的事。可欣啊，你放心，如果是梁兴盛骗保，这位韩大侦探一定会发现他的花招。伯父就先走一步了。你们慢慢聊。”他大步离开咖啡厅，感觉是把潘可欣交到了狼嘴里，略微有些歉意。

潘可欣问道：“不知道韩大侦探发现了什么破绽没有？”

“你可以叫我韩峰，或者叫我阿峰，我也可以叫你欣儿。大家谈话不用那么拘束。说实话，我对这起事故的了解还不是很多，我需要更多更详细的信息。或许你能帮我。”

“哦，那你需要我提供什么帮助？”

“我想去看看被害者家属！”

潘可欣霍然起立，声色一变：“难道现场没有什么破绽吗？难道那司机说得不够详细吗？其实，我们自己的调查员也能查到线索，只是考虑到你们获取资料方便些。若梁兴盛要骗保，这完全是他个人的事，与他的家属有什么关系？”

韩峰看着潘可欣的身体曲线，却能想别的事，他心中疑惑：“奇怪，为什么一提被害者家属她就如此激动？好像我一看见被害者家属就一定不会帮她了一样。”

下湾开发区，原本是市里最大的一片规划开发区，被某巨型开发商承包规划修建。谁知道，建至一半，便有人举报，开发商大量使用劣质钢材和水泥。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开发集团的负责人携巨款潜逃，开发区里留下大片的烂尾楼。市里也想重新开发，可一直没人敢接，一方面要大量的投资，而另一方面要将原来的楼房全部爆破，算完这笔费用，就没有多少利润了。当时正值市政府换届，于是开发区的事就拖了下来，一拖便是六年。

这六年里，那些房屋就成了流浪汉、拾荒者、乞丐们的栖身之所。人越聚越多，很快楼房便住不下了，楼房周围就有了用木板搭建的小房间。一进开发区，便闻到恶臭、腐朽而令人作呕的气息。

车开到下湾开发区附近，那路几乎就不能通车了。他们下车时，不少衣衫褴褛的人好奇地打量着他们，韩峰还以为自己到了丐帮的地盘呢。果然，韩峰第一眼看到梁兴盛的家属心就软了。他惊叹这座城市里，居然还有可以和他住的地方媲美的住所。不足十平方米的破木屋，除了一张床就什么都没有了。梁兴盛的妻子卢芳和她的儿子梁小童就挤在这破旧的小屋内。韩峰大吃一惊，就算再不济，毕竟梁兴盛也是一家公司的老板，他的家怎会破落到这种地步。询问后才知道，原来，梁兴盛早年得意时，养了个情人，回

家经常打骂妻儿。梁妻一怒之下，带着儿子离开了梁家。没多久，梁的公司经营状况急转直下，而他的情人把他的积蓄榨干后，不辞而别，梁兴盛真的变得一无所有了。

梁妻文化不高，城里也没有亲戚，只好靠捡垃圾维持生计；梁小童今年十岁，平日便与妈妈一起捡垃圾，靠微薄的收入继续读书。

韩峰被感动了。五十万数字不大，但无疑足够改变这两母子的生活。潘可欣愤愤地道：“虽然他们的遭遇值得同情，但一桩是一桩。我私人都是可以拿出一部分钱资助他们，但是如果确认梁兴盛是骗保，我们公司是一分钱都不会赔的。”

韩峰看着破旧的四壁，又看看卢芳，她的衣服很旧，但是很干净，三十多岁的女人，正有股成熟女人的味道，身材绝不比潘可欣差。谈话中，卢芳一直嚤嚤抽泣，不过这样子倒也令人爱怜。梁小童，头发黑而浓密，那短发就如钢针扎在头上，眉毛几乎连成一字，尘埃遮不住稚气的脸庞。他咬着牙一直没哭，眼睛里透着与年龄不符的成熟。当韩峰问他时，他答道：“他不是我爸爸，我没这样的父亲。”卢芳边骂梁小童，边抱着小童哭。

韩峰看了梁小童一眼，觉得这个小孩很不寻常。“或许，这就是命运对一个人的改变吧。拥有这样一个童年，今后会变成什么样呢？”

离开时，韩峰叹息道：“唉，人死不能复生，不管他犯了多大的过错，都随着他而去了。何况，说不定，他还为你们留下了一些惊喜呢。”

卢芳还想问什么，韩峰与潘可欣却匆匆走了。潘可欣道：“现在你见过死者家属了，说吧，你都查到些什么？”

“很抱歉，潘小姐，我觉得这确实是一起事故，意外事故。”

潘可欣咬牙切齿地道：“好！我们会派自己的调查员去查。”说完，不再理韩峰，径直走了。韩峰回想着，卢芳身上的体香清新淳朴，这可是潘可欣身上那些香水味比不上的。

事后冷镜寒又来找过韩峰一次，韩峰一口咬定就是意外事故。冷镜寒走后，他微微一笑，他喜欢做决策者，这起事故有破绽，有太大的破绽，可是只要他不说，那些调查员什么也查不到。那对孤儿寡母太可怜了，保险公司有的是钱，赔人家一点有什么不可以呢？韩峰又想了想，对自己的做法非常赞同，他满意地笑了。

韩峰以为，自己得罪了潘小姐，她不会再来找自己了。可是他没想到，三天后，潘小姐通过冷镜寒，邀请他去参加一个酒会，说是赔礼道歉。本来韩峰不愿意去，可是一想潘小姐的身姿，他也就欣然接受了。

韩峰没想到居然是一个高档晚宴，他从冷镜寒那里拿来的那套西服实在不入流，还没有人家侍者穿得好。来来往往都是贵宾，都是常在电视上出现的人物，还有不少老外，没有一个人认识韩峰，也没有人理他。潘可欣穿了套紧身绸缎晚礼服，露背至腰，更将身体的曲线勾勒如画，一双高得不能再高的高跟鞋，使她勉强能与韩峰肩头平齐。她手执香槟，来到韩峰身边，微微一笑，“韩大侦探，好像有些不知所措的样子哦。”

韩峰本是个豪放浪子，来到这种地方确实有些不知所措，被潘可欣点破，别过头去，不与她搭话。潘可欣道：“好了，那天我对你的态度不好，是我错了。今天我是特意向你道歉呢。韩大侦探可不可以赏脸喝一杯啊？”

韩峰接过酒，“你怎么能参加这么高级的宴会？”让他更奇怪的是，潘可欣不仅可以参加，而且还可以邀请自己参加，这个保险经理人的身份很不一般啊。

潘可欣笑道：“冷伯伯没告诉你么？我父亲——”

韩峰马上在脑海中搜索了一遍，在这座城市里，姓潘的，哦，他嘴一张，潘可欣用手指封住了他的嘴，点头表示他猜对了。韩峰问道：“为什么你要去做保险？”

潘可欣嘴一撇，“很多人都这么问。按你们的想法，我该去当大公司的

CEO,是吗?哼,我只是不想让别人认为,我是生活在父亲的荫庇下,我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

韩峰笑了,“看来我得重新估计你才对,还是个自立的女孩呢。”

潘可欣浅浅一笑,“我们的调查员去查过了,确实如你所说,没有丝毫迹象表明这是一起策划过的事故。你是对的,我那天还以为你袒护那对母子呢,我错怪你了,对不起。”

韩峰反而不好意思了,那事故很明显是梁兴盛骗保,他只是没有说破而已。

“我们明天就与卢芳签署赔偿协议,他们的日子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韩峰支吾道:“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Miss Pan!”一名绅士唤了潘可欣过去,韩峰的眼睛开始搜索。这里的客人,男的且不说,女子都是性感尤物,那个亚洲天使,有着魔鬼的身材;那个欧洲女郎,身高一米八以上,金发碧眼,肌如凝脂,那大胸脯,起码F罩杯。

韩峰选中目标,借机向那欧洲女郎靠去,他突然闻到一股奇异的体香,很纯,很清淡,对男性却有种说不出的吸引力,他头皮一麻,暗道:“不对,这件事有些不对!”

韩峰连招呼都没和潘可欣打,就急忙退出了宴会,趁着夜色,他第二次来到事发现场。这次他在撞人的地方停留了很久,反复观察。这是个丁字形路口,街角便是路灯,从小巷正对出去便是卖衣服的小店,小店有个大大的玻璃橱窗。事发那晚,橱窗的玻璃被打碎了,梁兴盛可以用橡皮绳,一头系在小店屋顶,垂下来个橡皮人,将橡皮人放在橱窗里,橡皮绳另一头绕过路灯高处的横梁;听声音可以判断车辆的大小,看车灯可以知道车辆离路口的距离,等时机成熟,他一拉橡皮绳,便造出有人跳到路心的假象,任何稍有经验的司机都会选择拐进小巷,他就可以自己撞上去,他手一松,那橡皮

绳就能带着假人飞上屋顶。若他有同谋或是告诉了妻子，将假人收拾一下，便天衣无缝了。

路灯横段有橡胶擦过的黑色痕迹，这是韩峰最先发现的证据，他没说破，是因那对母子的命运太悲惨，可现在他改变主意了。因为他发现，这件事，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次日下午，保险公司营业厅内，潘可欣与一名中年男子面对面坐着，潘可欣将文件夹往那中年男子面前一推，微笑道：“林先生，你签了字，这份协议就正式生效了。你可以跟我到指定银行领取赔款。”

那林姓中年男子满意地点点头，拿起笔，准备签字。韩峰一个箭步冲过去，抓住了林姓男子的笔，“对不起，您恐怕还不能签字。”

林姓男子一脸茫然，“你是什么人？”

潘可欣十分不解，“发生什么事了，韩峰？”

韩峰道：“如果我没猜错，你就是全权代理梁兴盛事故案的律师吧？”

“不错，我叫林国强，是卢芳女士委托我全权代理她先生的索赔事宜。请问你是……”

韩峰大大咧咧地坐下来，道：“侦探韩峰。”

林国强问：“韩侦探，你认为这份协议，有什么问题吗？”

韩峰拿起文件夹，道：“协议没有问题，不过，梁兴盛是骗保，所以，这五十万不能给卢芳女士了，真是非常抱歉。”

林国强茫然地望着潘可欣，“这是怎么回事？我需要你们给我个解释。”

潘可欣也是一脸茫然。韩峰不是说没有问题吗？怎么现在又来了个大转变？

韩峰将梁兴盛的作案手法复述了一遍，林国强听后哈哈大笑，“大侦探，这都是你的臆想，只是凭空猜测而已，你有何证据证明我的当事人用这种手法骗保？”

“不错，我一上午就是找证据去了。你看这个——”他拿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几个小物件：一个带长钉的铁环，一些石屑，一截不知是什么的东西。

韩峰解释道：“这些都是在车祸现场的正对面，也就是服装店的正上方楼顶发现的。这个铁环用来拴橡皮绳的一端，我发现它的时候它被深深地钉在楼顶阳台壁。由于假人向上时速度极快，肯定与墙壁有摩擦，这些石渣上有木屑。而这个，是梁兴盛的同伙解不开橡皮绳，用刀切割留下的一截橡皮绳。”韩峰扬扬手中的东西。

林国强笑了，“就凭这些东西完全不足以证明我的当事人骗保。”

“这些只是辅助材料。梁兴盛用手紧握橡皮绳，他的手心肯定留下了勒痕，你想不想跟我去验尸啊？还有，他将衣橱打破，将假人放进衣橱，脚底会有玻璃碴，而玻璃也划破了他的身体，真是不巧得很，我有一块带血迹的玻璃，在服装店外面发现的，若是与他的血型相同，这可很难解释吧。虽然每一种证据都微不足道，不过加在一起，那就很有说服力了。当三件以上的巧合指向同一件事时，这件事便是蓄谋。”

林国强面色阴沉，“这件事，我要和我的委托人商量一下，我们保留起诉的权利。”说完，林国强急匆匆走了。

潘可欣问：“你怎么突然又发现了这么多疑点？”

“本来，我打算帮助那对生活困难的母子，所以没把破绽说出来，而你们的调查员也找不到什么证据，出于同情，我撒了谎。实在是抱歉。”

“可为什么你又突然改变主意了？”

“或许是你昨晚请我参加晚宴，让我良心有所发现吧。呵呵，我要先去警局，证实自己的想法，你要不要去？”

“我还要忙别的事呢，还是你自己去吧。”

韩峰迅速赶到警局，找了冷镜寒一同到警局停尸库。冷镜寒十分不解，